

减 危

1



绍兴县计划生育委员会
绍兴县文化广播电视局 编

减产

第一辑

目录

短篇小说

月照淡水庄·····祁广潮 (1)

故 事

寻兰花·····易 木 (9)

莲 花 落

孟姜村的女芝麻官·····车定灿 (15)

都一样·····马志友 (27)

三劝哑夫妻·····沈锡盛 (36)

越剧小戏

石凳上的女婴·····王云根 (40)

附：曲谱·····汪嘉宝 (58)

月 照 淡 水 庄

祁 广 潮

夜，静静的夜。运河岸边的淡水庄，已经熟睡，安静地躺在大河的怀抱里，象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。

王大婶家就住在淡水庄，在村子的东头。淡水庄很大，从东头到西头，足有里把路。她家门前，有一座青黛色的石板古拱桥，开门就见桥，在桥上可以望见半个淡水庄。

河风起，夜深沉，王大婶一家都已睡去。月光泻下来，照得她家草木扶疏的庭园明光光的，月光从天窗透进王大婶的卧房，照得房里也明光光的。王大婶睡不着呢，她望着月影从这边墙移到那边墙，她在百折回肠，反复思虑着一桩心事……

媳妇容芳嫁过来两年，才做娘，生下一个女孩，取名代代。

王大婶想不明白，“代代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奇里八怪的，莫不是眼下取名字也出现了新潮流？起先，她倒也並不经心，以为这不过是小夫妻一时兴起，随便叫叫，及至今天向村长一查问，人口册上登的竟也是“代代”名字，她烦心透了，算是儿子媳妇喝了几嘴子墨水，取出这样的名字来。王大婶

实在憋不住，吃过晚饭，见媳妇把孩子哄睡了，便对他们说：“你两个都过来，我有话和你们说。”

儿子、媳妇一齐过来，一个坐在左旁，一个坐在右旁。

王大婶向左边看一眼，再向右边看一眼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动问说：

“你们给孩子取名‘代代’，啥个意思？”

媳妇腮帮上的浅窝现了现，低眉望一眼丈夫，意思是要他回答。

王大婶接下去又说了：“名字取的使人听懂就好了，依我看，不如改做‘招招’吧，既叫人听懂，声音也喊得响。”

儿子却回答说：“‘代代’的名字，含意很深的，其实也包括娘刚才取的名字那层意思了。前面一个代字，代表她自己，后面一个代字，代表娘要招的那个。”

王大婶心里不高兴，就这样对娘说话吗？正经八儿和你们商量事情，来这么个态度。她将碗筷重重地往桌上一放，默默走进里屋去，王大婶动真格了！

容芳把丈夫埋怨了：“看你一说就把娘恼恼了，思想工作是这样做的吗？娘的心思你不是不知道，现在，怎么办？”

丈夫不吭声。

“你变哑菩萨啦，我在问你呢！”

丈夫抓抓后脑勺子，接受了容芳的批评，并要求她想办法。容芳没词了，两人商量一会，便一前一后往王大婶房里走去。

谁知两小口赔礼的话没说上一半，老人家已经和颜悦色了，三人一起出来，续继他们未完的晚餐。王大婶今天的怒

气，象夏天的风来的快，去的也快。睡前，容芳的丈夫对容芳说：“向娘赔不是，作检讨，都好办，真要是她非坚持‘招招’计划不可，那事情就辣了，没想到，娘一下子竟回心转意了。”

容芳低眉瞥了丈夫一眼，摇头说：“你别说的轻巧，我细细想了，事情恐怕不会那样简单，说不定以后娘还会提出来的。”

容芳是说对了。刚才王大婶动了怒，来到自己房里，冷静一想，觉得眼下争这件事为时还早，小孙女才生出不久呢，再过一年同他们争也来得及。因此，也就自动消气了。

只是，王大婶仍不唤“代代”的名字，怎么能唤这个名字呢，唤了，不就全认了。但王大婶也不把“招招”的旗号打出来，要不，媳妇会怨做婆的性子横，改她女儿的名。王大婶前思后想，到底给她想出个好名字来：就叫“小孙孙”吧，她不是我的孙孙么，而孙孙该是怎样的，她爹娘都不笨，会想得到的。王大婶越琢磨越觉得这名字巧妙，第二天就正式使用了。

桥头几株桂花树都开了，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醉人的清香，又是金秋的季节了，小孙孙去年是这个时候生的，她一周岁了。

这天傍晚，王大婶等媳妇把小孙孙哄睡了，说：“你两个都过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”她的神态很凝重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

一对年轻人都愣住了，随即相互对视一下，放下手中的活，过来了，一个坐在左旁，一个坐在右旁。

王大婶向左看一眼，向右看一眼，说：“我已经和村长说了，代代的名字太古怪，改一下，村长同意了。”

容芳怕丈夫的急性子又会把老人家惹恼，便抢先说：“这没什么，改就改嘛，是改‘招招’吗？”

王大婶嘴巴抖动几下，想说什么，终于没有说，喟叹一声，终于说了：“政府提倡独生子女，当然是对的，可农村不比城里，刨挖田畈得靠劳动力，你们要是没个儿子，将来耕田翻地谁接班？我是年过五十日过午，没什么了，你们会穷上一辈子，往后会后悔不及。”

媳妇说：“娘，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。”

儿子说：“娘，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，利国利民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”王大婶气道：“你们口生莲瓣，说起来就一卷卷，又是国策，又是利国利民，大道理噎死人！”她额门上的青筋在突突弹跳，声音都颤巍巍了，说完，低头走了。

王大婶心里憋着气，草草吃了晚饭，便去串门了。她借着月色，沿河来到村西头何大妈家，她知道何大妈也有同自己一样的心疙瘩，王大婶要和她倾诉衷肠消闷气。

何大妈惋惜地说：“怎么不把小孙女抱来呢，抱来了，就同我家小孙女比比，谁长的结实。”

“还比呢！”王大婶一点没兴致，“能比出个男孩子来嘛？”

何大妈与她贴着耳朵说话了：“老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我家巧珍到底给我说动了，她答应再生一个。就是上头还没找到个关系，我们正在想门路呢。”

“真的？”王大婶一惊，她布满阴霾的心上忽然升起一

层薄薄的亮色，便央求道：“真要是有了关系，也给我家容芳一并说说。”

何大妈一听面露难色，低声说：“听说你家容芳对计划生育表现最积极，这种事，来不得本人扯反水纤，闹出去还了得！”

王大婶心里一沉，类似的话自己耳朵边也刮到过，她叹了口气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失落感，再也坐不住了，推说家里忙着，默默地出来了。

夜里，王大婶睡不着，前想后想，又想到隔壁两份人家。左隔壁，德伯家，有两个牛高马大的儿子，劳动力强，粮食获高产，收入也提高，生活过的不紧窄；右隔壁，梅嫂家，养了春云秋云两千金，任凭她们日夜干，手头总是宽裕不起来。十八九岁的姑娘家，穿不出漂亮的衣装来打扮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不是明摆着的么！

于是王大婶又一次下狠心了，非要媳妇再生一个不可。考虑到眼前上头抓的紧，也不忙瞎撞，就给他们一年的时间，限期完成。明天就把这意思对他们说清了。

桥头的桂花树又开了，今年桂花开的特别繁，以致运河上的风都被染香了，时序又到了金秋季节，王大婶的小孙子两岁了。

这一年，淡水庄的变化可真大。

淡水庄人历史上有搞印染的传统，他们从印染机上看到了淡水庄富裕的希望，这一年，终于办起来印染厂。真是一业振兴千家富，淡水庄人富起来了，淡水庄的水都甜了。王大婶的儿子、媳妇，先后都进了印染厂，媳妇还当上了车间

主任呢。

隔壁梅嫂的两个女儿，也都进了印染厂。进厂以后，姊妹两渐渐地穿的好起来了，人也就出落得更丰采更出挑了。

那天，春云秋云忽然跑到王大婶家来，喊道：“王大婶，喜事来了，你家容芳得了两百元奖金呢！”

王大婶一呆，忙问：“怎么得的？”

春云说：“她搞技术革新，发明了个先进印染工艺。”

秋云补充说：“这发明经济效益高呢，容芳的照片已经上了宣传窗。”

王大婶心跳起来，脸都热了，心想，容芳还不简单呢，眼下这年代，女人也可挑大梁了。她高兴地对两个姑娘说：“等她回来，叫她买糖果请你们客。”

“起码一斤！”

“每人一斤！”

王大婶糊里糊涂都答应了。忽然，她想起什么来，关切地问：

“你们姑娘家，力架比男人小，工资也比男人低点吧？”

春云不服气地说：“才不呢，很多女同志都比男人挣钱多，现在不都靠力气，得靠才智。”

秋云插嘴道：“别的不去说，你儿子的工资，还及不来你媳妇呢！”

王大婶感到脸上一阵燥热，她觉得现在这年代，什么事都不能用老眼光去看了，她眯着眼，呐呐地说：“是的，现在男女确实一个样了。”这天，王大婶家里喜气洋洋，容芳提出，明晨陪王大婶上镇去买新衣料，王大婶答应了。王大

婶提出，买些糖果给左邻右舍分分，容芳也答应了。

吃过晚饭，王大婶一直坐在灯影里，见媳妇把孩子哄睡了，她说：“你两个都过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”

两小口过来了，一个坐左旁，一个坐右旁。

王大婶显得有点神色不安，她欠身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好久才说：“孩子的名，就叫代代。还有，那个事，就别再提了。”

容芳惊喜地仰起脸来，眸子里闪着光采。她粲然一笑，说：“其实，前次他是胡编的，代代两字，前一个，含意是她生在大变革的新年代，后边一个，希望她长大了做一代新人。”

王大婶高兴地说：“过就更好了，过名字含意真深呢！”

儿子在一旁乐的咧开了嘴。

王大婶瞄瞄儿子，说：“看你还高兴得起来，在厂里你不及老婆，我都替你害羞呢，早知如此，当初不如生个女儿。”

屋子里洋溢着一种欢快、和睦的气氛。

王大婶忽然想起何大妈来，觉得应该去对她做做工作。现在农村都富起来了，看光景比城里富的还快，生女孩还担什么忧呢，就叫她别再去开后门了，那多不光采呀。她出了门，借着明亮的月色，一个劲朝村西走去。

何大妈一家在堂前正围着看电视呢。王大婶听说过，她家儿子媳妇成了养麻鸭的专业户，经济收入高得很。王大婶嚷声“客来了”，便闯了进去。

何大妈将她让到自己房里，一边倒茶一边说：“我正想

抽空上你家去，想不到你竟上门来了。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王大婶问。

何大妈悄悄说：“巧珍和我商定了，不再生了。现在他两夫妻养麻鸭，巧珍还参加了县里专业户代表会哩。家里经济也宽裕了，过去担心的，现在看了，是不必要了。”她瞄一眼王大婶，至诚地说：“我想你家的光景也一样，因此想和你唠唠。”

“哎呀，巧在一块了！”王大婶笑道：“现在轮到我告诉你了：我家容芳也和我商定了，决心不再生了，今日我就为告诉你这件事来的。”

“这就好了。”何大妈喜悦地说。忽然她象想起什么事来，眼睛显的更生动了：“你知道对河的明嫂吗？乡里同志最近对她说，按她的实际情况，可以再生一个，可明嫂不愿，她的话可有气魄呢，她说，靠党的富民政策她家带头先富了，党号召计划生育，她也要带个头。”

“说得好？”王大婶频频点头。

王大婶想起明天得起早上镇去，就告辞回来。外面，起风了。

夜，静静的夜。运河岸边的淡水庄，已经熟睡了，它安静地躺在大河的怀抱里，象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。

夜空纯净，皓月普照着淡水庄，大地一片明光……

寻 兰 花

易 木

“突突突突……”从何家岙到城里的公路上，开过来一辆手扶拖拉机，拖斗里坐着七个女人：六个大肚皮，一个大姑娘。

这大姑娘姓何叫万仙，今天她满脸带笑，心里十分轻松。她随手理一理被风吹乱了的头发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：唉，总算左说右说，好说歹说，把全村六个规划外孕妇全都说服了，一个不拉地坐上了拖拉机，跟我上医院去做流产手术。

农村里有句话“当一个女官比当大总统还难”。仔细想来，有一定的道理，计划生育这工作，上面规定硬任务，下面当你风吹过，常常弄得两头不讨好，双面吃巴掌。这几年愈加难一点：生产搞承包，妇女们说，“田里自种自收，肚里生猪生狗，谁都不用来管啦”。要不然，小小一个何家岙无计划孕妇能有六个！这个女官让别人去当已经够难的了，偏偏又叫万仙去当，那就难上加难了。喏，难就难在她还是一位只有对象，既有老公的大姑娘。碰上一些不通情理的孕妇，闲话来得呛：“大姑娘管啥格生男育女的闲账！”人都要羞煞。就是因为万仙当了这种女官，弄得好几次与爹娘和男朋友闹僵。可是万仙宁愿闹僵，也不愿放弃这个光荣而

艰巨的工作。你们挖苦也罢，讥讽也罢，咒骂也罢，我就是要咬咬牙关韧到底！终于，大伙都韧不过她。尽管背后有人血滴滴骂她“犯贱”，当面还得热乎乎地叫她万仙。你看，不是六个大肚皮都交给她了吗？

最令万仙姑娘高兴的是兰花这个堡垒户也攻下来了。昨天下午，兰花的老公阿富，还板着脸孔朝天骂呢，到了晚上竟也转过弯来，口气平和得很：“万仙，我们都想通了。听你的！不过，兰花平时很少上城，我又不去陪着她，一切拜托你啦。要不，兰花进了城门，连东南西北都会分不清的。”嘿，政策威力有多大！要不然，留下兰花一条尾巴，何家蚕全村都要倒十八代的楣。

医院到了。拖拉机一停妥，万仙一个一个地把她们搀下车，不让她们乱蹦乱跳。内中有位孕妇叫美姑，最爱吵吵闹闹开玩笑。熬不住正正经经过日子，终于开口了：“万仙，伢勿是城里头格少奶奶，跳一跳就会跌落一个小毛毛。真个跌落小毛毛那才是阿弥陀佛天保佑，省得医生动手了。”

“哗！”七个女同胞都大声笑开了。你推我，我拉你地进了预检室。

半个多钟头过去了，兰花小解还没有回来。万仙到厕所里去找，没有；到门口商店里去找，没有；到小吃部去找也没有！角角落落都找遍，就是没有兰花的影子。这辰光的万仙姑娘，真是急得团团转，拿不出一办法来了。倒是美姑有主意：“着急作啥。又不是芥菜籽。做娘做了四、五年，还能被人拐去。万仙妹，这里的事情归我，你到十字街口去找找，要是再找不到，干脆叫广播站广播找人！”

何万仙又急又气，无可奈何地出了医院。她来到十字街口岗亭下，问民警可有看到一位身穿一件米黄上装，手拎一只细眼网兜，年约三十出头的女同志。民警告诉她：好象有这么一位女同志，在街口迟疑了一回，随后走开了。

“朝哪个方向走的？”

“说不清。”

“走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半个钟点只会多，不会少。”

“哪怎么办呢？”

“同志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何万仙只得含着眼泪把事情的开始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民警，请求这位同志帮帮忙。

“同志，你别急。这不会出什么大事。我给你打电话，先问问车站、码头再说。”

可是，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一个一个回电打过来，都说没有看到这位冤家兰花。最后那位民警同志劝万仙不用东跑西跑地寻，还是上广播站好。

下午二点光景，何家岙村书记何松寿同志，带着兰花的老公阿富到医院来了。

松寿大叔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他听到广播找人，知道万仙她们出了事。又深知阿富这个人勿入调，专爱捉弄人，鬼脑筋特别多，索性拖了他一起赶上城来。松寿大叔见了万仙姑娘那副精疲力竭，垂头丧气的样子，连忙安慰她：“万仙，你不要急。你看，连阿富都无所谓，决不会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六、七双目光，“唰”地都扫向阿富。阿富呢，一副若无其

事的样子，蹙着头颈说：“我反正不管，村子里有的是女人……”

“阿富，什么意思”？

“什么意思？噢！谁丢了我的老婆，谁就去做我的老婆。”

气呀！人家急得大汗直淌，他倒在医院里说起了风凉话。

松寿大叔忍不住了，一句话压过去：“严肃点好不好。这是在医院里，不是在你的自留地里，爱开玩笑就开玩笑。”

“谁来开玩笑。”

“我倒想与你开开玩笑。”美姑强笑着说：“我说阿富哥，你想拿老婆做生意啦！我问你：上次你与兰花吵架，气得你岳母把兰花藏了十几天，你有没有把丈母娘接回来做老婆？”“哗！”笑声把医生、护士和隔壁病房里的姐妹们都吸引过来了。

何家蚕有句凡话，叫做“涩勿过阿富，辣勿过美姑”。任凭阿富如何难对付，蜈蚣碰蜒蚰螺，在美姑面前，阿富勿得勿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。这辰光被美姑抢白了几句，阿富两手交叉地抱在胸前，默默地站在那里，连大气都不敢再出。

万仙开口了：阿富哥，请把你岳母家的地址告诉我，我去把兰花寻回来。”

松寿大叔说：“你妹夫家住在哪里，也告诉我们。”

问一个，说一个，阿富把所有亲戚家的住址都讲了。松寿叔这才带着阿富上街去吃中饭。

元宝淙回电来了：兰花没有来走娘家。

九里牌回电来了：兰花没有去望孩子她姑妈。

滕风山，碧水塘，荷叶桥，小阳山：所有阿富亲戚家的村干部都在协助万仙查找兰花，就是没有她的踪影。

只有一个地方可疑——陈堡。为啥陈堡可疑呢？因为刚才万仙在电话中讲明原委请对方协助寻人时，断命的连应都没有应一声，啪，一下把电话搁落了。显然，这里面有鬼。何万仙赶紧向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借了一辆自行车，直奔陈堡去查找兰花。结果还是没有。只查清了那故意搁断电话的原因。原来他也是阿富型的男人，对不让他老婆生二胎的有一肚子的意见，叫他去寻失踪了的孕妇，他才不肯呢。

几天之后，美姑等五个流了产的妇女都在高高兴兴地干活了，只有兰花还不见回来。

今天，村支部召开会议，专题商讨如何处理阿富家的问题。按照《村规民约》，他俩无计划生育，应该罚款惩治。想想兰花音讯全无，似乎也下不了手。有人主张以教育为主，说服阿富自己去把兰花“寻”回来，一切流产费用照样给予优待。有人主张硬干，暗中注视阿富，总有一天他去探望兰花，悄悄地盯梢盯上去，双双拿获，加倍惩罚。正当干部们议论纷纷，拿不定主意之际，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了，羞答答地走进一个人来。谁？兰花。只见她摸出一张省城第十一医院的流产证明，顺手递给了万仙，十分疚愧地在她面前低下了头。

原来，那天兰花按照阿富的部署，假装小解就溜出了城，搭船乘车，几经辗转，投奔到邻县农村的表哥家里。表哥是两代单传，他们也只有个女小孩，最近表嫂又怀了孕，按照中央〔84〕7号文件规定是可以要求生二胎的，但表哥表嫂商量再三，觉得还是去流产，对国家，对人民，对自己都有利。恰巧就在这个当儿，家里来了稀客——兰花。一天

过去后，表哥他们发觉兰花神态有异，言语支吾，经过耐心探问才了解到兰花的底细。于是夫妻双双动员兰花一起进了当地医院。

这时候的万仙姑娘，高兴得直流眼泪，紧紧抱住了兰花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紧接着，支部办公室里又进来了一个人。谁呢？阿富。他也拿出了一张纸片，交给了松寿，喃喃地说：“我的书面检讨。”

松寿叔微笑着拍拍阿富的肩膀说：“这几天你丢了老婆，日子过得好吗？”

“好个屁，象是做了贼，一颗心成天虚着哪。”

“哗”！满室响起了欢快的笑声。



孟姜村的女芝麻官

车 定 灿

（唱）城东有个孟姜村，
姓孟姓姜同村人。

（表）整个村子的子孙，要么姓孟，要么姓姜，就是有人家找进来女婿，生来的孩子也跟娘姓。

（情）子孙一代一代往下传，
有不少动人故事留人间。

（表）今朝我单唱一段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故事。事情得从选举村干部讲起！

（唱）这一天，村里选举村干部，
会场里厢人声喧。
有位姑娘叫姜桂花，
她是妇女干部的候选人。
孟姜村，参加选举一共九百另四人，
赞成桂花的整整有九百人，
姜桂花名字下底头，
九百个圆圈滚滚圆。

（表）还有四张反对票。这四张反对票出自何人之手？
奈一定会猜，其中一票，准是姜桂花自己。可桂花，偏偏在